

李惠予/著

金融写作漫谈



贵州人民出版社

金融写作漫谈

李惠予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韦仕杰
封面设计 张彪
版面设计 杨林棚

书 名 金融写作漫谈
著 者 李惠予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社址邮编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550001)
印 刷 贵州新华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mm 1/32 9.875 印张 208 千字
版 次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199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书 号 ISBN7—221—04785—5/F·210
定 价 18.50 元

序

龙 昭 毅

这是一本独具特色的书。它集普通写作和专业写作之长，读了令人获益匪浅。

我们常见的《写作教程》或《写作概论》之类，可视为普通写作学书籍，往往是介绍各种文章写作的最一般的方法。学了它，至少可以掌握文章的谋篇布局、取材剪裁，说明问题。但大千世界，林林总总，任何学问都难以包括殆尽。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新学科日益繁多，反映这些学科成果的方式也各不相同，专业写作学应运而生，如科技文章写作、经济文章写作等即获得长足发展。按专业还可以细分，如政治经济学文章写作、金融文章写作等。本书立足于普通写作的深厚基础，广泛探讨金融写作中的种种问题，熔普通写作和金融写作于一炉，优势显而易见。

古人曾把写文章视为“不朽之盛事，经国之大业。”这是讲著书立说的宗旨。写文章当然首先要有对事物、问题的感受。“代圣人立言”的时代已经过去，但人们作文著述，凡有生命力的东西，无一不是发乎心、付诸笔的结果。鸿篇巨制不用说，一篇有价值的杂感、短论，往往都是作者对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某个问题有所思索，有意建言，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一吐为快的

产物。关乎社会进步、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忧国忧民，这样的东西虽然不能说“不朽”，却可以肯定是传之久远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文无法”，并不意味着作文可以不讲究方法技巧。“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所以，远的不说，自一部《文心雕龙》以来，讲写作方法的书可以说是汗牛充栋。时下各种大学几乎都开设有写作课，各种写作教材更是纷繁杂陈，目不暇接。

但话说回来，有方法摆在一边是一回事，实际操作又是一回事。讲写作技巧头头是道，未必能写出好文章来。我感到本书的优势还在于它是文章高手谈写作，没有纸上谈兵的弊端。可以说本书既是对前人、他人成果的概括，又是李老自己经验的总结，而且亦庄亦谐，娓娓道来，可读性强。李老曾谦说他“摇了五十年笔杆”。我所服务的报纸《贵州日报》即不时获得李老惠赐佳作，我就是这些上乘之作的第一读者。所以书稿未付梓，一经拜读就强烈地感到，李老确实是在“竖起一个鸡蛋来。”是为序，并敬致一个后学者的恭贺之意。

金融生活需要美感(作者自序)

《金融写作漫谈》即将面世了,除了激动,我自己不想多说什么。但为了答谢各界朋友与拙作的爱好者的好意,愿意谈点此时此刻的感想,为大家增添一点意趣,也可算是一个开场白吧。

慨乎“粗作”

前不久,记不清是从哪一种传媒上,看到过一条信息,说是文章的可读性越来越令人担心。可能是作品水准赶不上读者胃口的上调,看不下去了,则废然去之。这信息还透露了一个带统计性的数据:沿海读者的容忍时度为4秒;内地略高,也只有8~10秒,云云。这话,我确实听进了耳里。

伤哉此言!它对时下一些传媒中的粗放之作,可算是慨乎言之,言而慨之了。有心人还能坐得住吗?

现代商品内涵,不仅要求价廉实用,还要讲究功能完备,还要讲究美感舒心,还要讲究典雅超逸,等等。这是不可逆转的商品思潮;它牵动着社会文化之流,每天从人们心灵的河床上流淌,带给人们的,既有湍急的冲激,又有平缓的抚慰;既有浓烈的躁动,也有闲适的愉悦。更何況,经过多年的枪炮轰鸣和威严重紧张之后,人们的生活,需要足够的休养生息和轻松柔和的调剂。这些年来,为什么轻音乐那么吃香,相声小品那么走俏,喜剧闹剧那么卖座,魔术马戏那么逗人,曲艺书场那么抢手,摇滚歌舞那么轰动一时?没有别的可说,就是人们需要

真情美感，打开心扉，振动心灵，享受生活的乐趣，忘掉拚搏中的痛苦。那些矫揉情感，装腔作势，呼一喝二之类的东西，早已被人们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这股潮流，到处激荡。写作领域首当其冲，官腔套话的老八股混不下去了，“千人一面”、“千文一调”的新八股也难以立足。看来，“墨守成规，安于现状”的方式，逃脱不了被淘汰的命运，这是时代注定了的。敏感的社会之弦要求人们勇敢地陈规陋习中解脱出来，由广谱到绝唱，由共性到特色，由一丘一壑到千山万水，敲打出多姿多彩的音响，演奏出美妙和谐乐章，展现一个优美的精神境界。

来兮“精品”

对照一看，这对我们金融写作的现状，无疑是一个挑战。在这个挑战面前，我们怎么办？自然，无动于衷，坐以待毙，不是办法。唯一的选择，只有跟上生活，不断创新。要创新，首先要指导思想过得硬，也就是说首先要有强烈的坚定的创新意识。其次，方法上要先进，同样的题材，同样的思辨，甚至同样的结论，都要摆到创新的价位上来审视、裁定和弃取，从中找出新的角度、新的方位和新的表述方式，力创特色。总之，要把它纳入到精品工程上来。

为了平稳地进入状态，汲取一些过去的经验教训，是有益的。在封闭社会的日程里，金融生活像是旧家庭小孩们玩的“姑姑筵”或“摆家家”，有什么摆什么；而不是想什么摆什么，除了吃喝玩乐，再也摆不出名堂来。曾几何时“魔盒”的盖子一打开，金融的面目与想象的、传讲的大有改变，除了垄断、投机之类的副效应而外，还能为人们提供立信和支援的可能，提供凭诚实和信誉创造发达的机会，现代金融完全有可能摆脱一

些教科书上的艰涩面貌，以平易与亲切的形象进入千家万户，成为现代人生活的伴侣，这就展示了一个新的画面。随着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现在人们已从对金融疏远，转到乐于接近金融了。你不见银行之门大开，人们常带着微笑走进，又带着满意走出吗？显然，人们已逐渐对银行产生兴趣，产生美感了。这是现代生活的大势所趋。和生活的充实同步，人们对金融生活美感的要求也在日益增加。人们需要更多的生活乐趣，自然需要从金融生活中索取更多的美感。表现这种美感，开发这种美感，自然就是我们金融写作的义务了。不论是见景抒情，或是依事论理，人们不仅需要理念和思辨，还需要理解和同情，更需要顿悟和灵感，组成社会金融生活的情趣。

细心的人已经觉察到，现在描述金融生活的词藻与过去大不一样。你看，上海的“东方明珠”、“浦东金桥”和“中国经济大龙头”已经代替了“冒险家的乐园”和“十里洋场”了；香港的“东方之珠”、“中国的橱窗”、“三太金融中心”、“四大银团贷款中心”、“四大黄金市场、股票市场”，代替了过去的“海盗之岛”和“殖民世界”。这当然还只是刚刚开始，但对未来的开掘却是大有启发。

或许有人认为，这似乎又是什么拿来主义的东西。其实不然，这是道地的中国国粹。古人不是说过，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师旷之聪，归根到底，灵在一颗匠心吗？我们今天开发金融生活的美感，就要倡导和探索怎样去巧用这颗匠心。这个巧字在于：发未见之人物，开未辟之境界，穷未知之事理。也就是说，为文说理，不走老路，新开门径，不问大小，只看有无独创。

这本集子里的20多个谈片，或多或少地讲了自己的一点想法，当然很不成熟，更不全面，有待于大家继续探讨和完善，

此时无庸多说。目前金融写作需要的是，树立牢固的美化意识。也就是说，还需要打气和鼓励，希望有更多的人共同承担这个任务。

两则评话

一则是关于体坛评论员的。

据近几年一些传媒载文的论述，对我国体坛评论员的表现，有以下一个定评：

陈述——70年代偶然一次客串，开了中国有史以来体育转播现场解说的先河，可称得上开山祖师。

张之——他以娴熟的知识和技巧，把体育转播角色职业化了。作为中国广播史上第一位体育解说员，他所做的工作是具有开创性的。

宋世雄——热情洋溢。他的语速和吐字清晰所显示的功底，至今无人能比，达到了某种极致。但他只是一个广播时代的解说员，当电视时代来临时，需要的是节奏感和深层次的思维，需要的是评论员，这可惜成为老宋致命的局限。

韩乔生、孙正平——虽然伶牙俐齿，反应敏捷，但只是步宋后尘，没有自己的创造，不能算好徒弟。

张路——说得出自己更具内行意味的评说。体育的理论修养、实践经验和个人风格，使他具备了新一代体育评论员必需的阅历和素质，他的评说使人感到有见地，有深度。

黄健翔——他将精辟的论点寓于幽默、诙谐、生动的语风之中，焕发出一种魅力，使体育评论达到了审美的层次，让听众感到一种美的享受。你听他对国脚姚夏的评述中的几句话：“若干年以后，不知（重庆市）大田湾小学会变个什么样，但是姚夏和他的同龄人决不会忘记他们童年时在这里种下的那个

‘绿茵之梦’”。又如他对进军法兰西的哈日之战的评说，眼看最后两分钟，日本队1比0胜券在握，不料一场混战中，哈萨克队1球命中，扳成平局，使日本队到这场球为止无法出线。门将川口能活愤然把进网的球顶了出来，同电影中常见的鬼子派头一样，骂了一句“八格”，不知是骂自己“混蛋”，还是骂队友，也许主要的是在骂自己无奈，他确实太不走运了。

上述事实表明，同是一个体坛评论员，同是评球；但有不同的表现，有的人不断创新，匠心独运，开辟了新的境界，拿出精品，得到公众认可；有的人则停步不前，碌碌以终。

另一则是菊花文化的风采。

我国是菊花的故乡，栽培观赏历史悠久，历来咏菊的诗词很多，匠心独运的佳构也不少，据我所知，有下列名句：

屈原的《离骚》：“朝饮木兰之坠露，夕餐秋菊之落英。”他把菊当成了生活要素，这是首开境界。

晋朝陶潜在《饮酒》中，有众所周知的千古名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他把自己的恬淡心境，同菊花的闲适融为一体，创造了一种“超然物外”的宁静意境。

唐末农民起义领袖黄巢的咏菊诗极为别致。试看“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另一首：“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完全脱出了历代同类作品的窠臼，表现出全新的思想境界和艺术风格。

北宋词人李清照的“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她用白描手法，创造出朦胧凄婉，压倒词坛的一种新形象，成为千古名句。

到清末民初，则数黄遵宪的《莲、菊、桃杂供一瓶》的诗句

了。其中“莲花衣白菊花黄，天桃侧侍添红妆”“传语天下万万花，但是同种均一家。”此诗大发妙想，利用世界温差同时培养，创造了一种亲切的大同意境。

不能相提并论的是，古来也有不少平庸之作，索然寡味。例如唐朝诗人元结的“秋丛绕舍似陶家，遍绕篱边旧渐斜。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清末革命烈士秋瑾也有一首咏菊诗：“铁骨霜姿有傲衷，不逢彭泽志徒雄。天桃枉自多含妒，争奈黄花耐晚风。”他们的诗虽各有形象，但缺乏创新，难免俗气。其余咏菊者其多，更是等而下之，不值一提了。

这个鲜明对比，更说明同类题材，完全具有不同的创造基础。问题在于作者能不能坚持“匠心独运”的宗旨，俗与不俗，关键掌握在自己手里。

21世纪日益逼近。在历史的交叉点上常会出现新的选择和新的机遇。我希望作者勇于把握和创新。我之所以在上面引述两则“评话”，没有别的目的，只是想倡导匠心，呼唤匠心，呼唤创造，呼唤精品。为了加强这种意蕴，我这里不揣冒昧，仿效《诗经》国风体，写下几句俚语助兴：

优哉美感，美哉匠心。悠然神往，迟迟德音！精品工程，惠我甲兵。安得君子，载寐载兴。济济君子，与我同行！

作者

1998年6月于贵阳

目 录

序.....	龙昭毅(1)
金融生活需要美感(作者自序).....	李惠予(1)

金融写作杂谈

让我们也竖起一个鸡蛋来.....	(3)
经济写作追求什么.....	(10)
黄金方位镂凤头.....	(16)
文火优钢铸豹尾.....	(23)
春江水暖鸭先知.....	(29)
平凡深处寓神奇.....	(37)
亮度·精度·厚度.....	(45)
一语生辉满园春.....	(54)
凭君巧笔妙点睛.....	(62)
无根生叶兰不香.....	(71)
九曲回肠谋中局.....	(79)
文采砒码,多多益善(上).....	(89)
文采砒码,多多益善(下).....	(97)
功力相敌看想象.....	(108)
愿想象力与金融比翼齐飞.....	(115)
找回那一片蓝天(上).....	(122)
找回那一片蓝天(中).....	(134)

找回那一片蓝天(下).....	(142)
超越,是一个光辉的命题	(153)
精神文明,瀚海拾贝	(164)

跬步楼文存

跨世纪的足音.....	(176)
奋发在今朝.....	(182)
第三次机遇与金融改革.....	(187)
“四放开”与金融业.....	(192)
开户争夺战.....	(198)
历史机遇莫再错过.....	(204)
东南亚见闻.....	(208)
东行杂拾.....	(219)
新年四愿.....	(226)
经济投机两点论.....	(228)
打“银行牌”,还是打“社会牌”	(236)
民主管理的新觉醒.....	(241)
新秩序不容权力经营.....	(244)
放松,并不是正确的信号	(247)
韧性的胜利.....	(251)
天平在向哪边倾斜.....	(253)
从“爱国”二字说起.....	(255)
少穷地区经济的冲击战略.....	(257)
主旋律仍然是改革.....	(263)
市场竞争与保险改革.....	(270)
拓展农村保险业的对策思考.....	(275)

股票投资与股票投机·····	(278)
在资金低潮面前·····	(285)
小说“虎不出笼”·····	(290)
新程之歌·····	(294)
开篇不易收篇难(后记)·····	(297)

金融写作杂谈

▲社会是个万花筒，经济是这个万花筒中的组合片。社会生活随着经济的变化而万态纷呈，多姿多彩。广大读者要求反映经济生活的媒体写得生动一些，活泼一些，应是经济基础的本能驱动，是社会文化的客观要求。

▲常文写作要求文理通顺，重在明白晓畅；文学写作要求形象鲜活，感染社会生活；专业写作应要求揭示行业的特殊性，生动活泼，具有高度、深度和渗透力度。

让我们也竖起一个鸡蛋来

幼时听老人们言，我一岁“抓周”时，首先抓到的是一枝毛笔和一把算盘，都说是预兆日后写算两便。于今七十有五，生活证明，这些现象是预兆也罢，偶合也罢，不无一点道理。一年以前，算盘已经放下，松了一肩。只有这笔杆还有些缠绵悱恻，留连不舍，有负于亲友们的一番好意。

割不断的翰墨缘

曲艺有言：“还不消的文字债，割不断的翰墨缘。”我摇笔杆 50 多年，虽然老来有些摇不动了，但仍不悔其苦，不觉其累，只要提到写作两字，仍不免怦然心动，一往情深，话匣子就会自动打开。

最近有人同我聊起写作方面的问题，上下古今，乱扯一气，从 40 年代毛泽东反对党八股谈到 50 年代出现的公式化、概念化和反不动的“定型化”，不知怎的又扯到了魏晋文风浮靡的问题，想起了刘勰名著《文心雕龙》，又提到了倡导古文的韩愈，“文起八代之衰”……或许，这多半属于下意识活动的产物，与文史哲的研究讨论沾不上边。不过，“空穴来风”，不无有因。若干年来，受“左”风影响，我们习惯于“死守章句，执术驭篇”，强理服众，毋须动情以文。久而久之，形成一种强硬文风，“情不必以物迁，言不必以情发”，词不必以己出，只须有理有据就行。于是经典堆砌，语录成风，势不可挡。此风一成，交而